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五十四回 土行孫立功顯耀

詩曰：征西將士有奇才，縮地能令濁土開。劫寨偷營如掣電，飛書走檄若轟雷。貪趨相府幾亡命，恐失佳期被所媒。纔是君明天自愛，英謀奇略盡成灰。

話說楊戩見鄧婁玉回馬飛來要殺龍鬚虎。楊戩大呼曰：「少待傷吾師兄！」馬走如飛，搖鎗來刺。婁玉只得架鎗。兩馬相交，未及數合，婁玉便走。楊戩隨後趕來。婁玉又發一石，正中楊戩，打得臉上火星迸出，往下愈趕得緊了。他不知楊戩有無限騰挪變化。婁玉見馬勢趕得甚急，忙發一石，又中楊戩臉上；只當不知。婁玉正是著忙，楊戩祭起哮天犬，把鄧婁玉頸子上一口，連皮帶肉咬去了一塊。婁玉負痛難忍，幾乎落馬，大敗進營，叫痛不止。鄧九公又見女兒著傷，心下分不爽，納悶在帳，切齒深恨哪吒。且說楊戩救了龍鬚虎，回見子牙。子牙見龍鬚虎又著石傷，雖然楊戩哮天犬傷了鄧婁玉，子牙心上也自不悅。

當日鄧九公父子著傷，日夜煎熬。四將在營商議：「今主帥受傷，不能取勝西岐，奈何？」正議論間，報：「有督糧官土行孫等令。」內帳傳出：「令來。」土行孫上帳，不見主帥，問其原故，太鸞備言其事。土行孫進帳來，見鄧九公問安。九公說：「被哪吒打傷肩臂，筋斷骨折，不能痊癒；今奉旨來征西岐，誰知如此！」土行孫曰：「主將之傷不難，末將有藥。」忙取葫蘆裏一粒金丹，用水研開，將鳥翎搽上，真如甘露沁心，立時止痛。土行孫又聽得帳後有婦女嬌怯悲慘之聲，土行孫問曰：「裏面是何人呻吟？」九公曰：「是吾女婁玉，也被著傷。」土行孫又取出一粒金丹，如前取水研開，扶出小姐，用藥敷上，立時止痛，鄧九公大喜；至晚，帳內擺酒待土行孫，眾將共飲。土行孫請問鄧九公：「與姜子牙見了幾陣？」九公曰：「屢戰不能取勝。」土行孫笑曰：「當時主將肯用吾征時，如今平服西岐多時了。」九公暗想：「此人必定有些本事。他無有道術，申公豹決不薦他。也罷，不若把他改作正印先行。」彼時酒散。次早陞帳，九公謂太鸞曰：「將軍今把先行印讓土行孫掛了，使他早能成功，回師奏凱，共享皇家天祿，無使遷延日月，何如？」太鸞曰：「主帥將令，末將怎敢有違？況土行孫早能建功，豈不是美事。情願讓位。」忙將正印交代。土行孫當時掛印施威，領本部人馬，殺奔西岐城下，厲聲大呼曰：「只叫哪吒出來答話！」子牙正與諸將商議，忽報：「湯營有將搦戰，坐名要哪吒答話。」子牙命哪吒出城。哪吒登風火輪來至陣前，只管瞧，不見將官，只管望營裏看。——土行孫其身止高四尺有餘，哪吒不曾往下看。土行孫叫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哪吒方往下一看，原來是個矮子，身不過四尺，拖一根寶鐵棍。哪吒問曰：「你是甚麼人，敢來大張聲勢？」土行孫曰：「吾乃鄧元帥麾下先行官土行孫是也。」哪吒曰：「你來作何事？」土行孫曰：「奉令特來擒你。」哪吒大笑不止，把鎗往下一戳，土行孫把棍往上迎來。哪吒登風火輪，使開鎗，展不開手。土行孫矮，只是前後跳，把哪吒殺出一身汗來。土行孫戰了一回，跳出圈子，大叫曰：「哪吒！你長我矮，你不好發手，我不好用功。你下輪來，見個輪贏。」哪吒想一想：「這矮匹夫自來取死。」哪吒從其言，忙下輪來，把鎗來挑。土行孫身子矮小，鑽將過去，把哪吒腿上打了一棍。哪吒急待轉身，土行孫又往後面，又把哪吒脖子上又打兩棍。哪吒急了，纔要用乾坤圈打他，不防土行孫祭起網仙繩，一聲響，把哪吒平空拿了去，望轅門一擲，把哪吒縛定，怎能得脫此厄，正是：

飛龍洞裏仙繩妙，不怕蓮花變化身。

話說土行孫得勝回營，見鄧九公回報：「生擒哪吒。」鄧九公令：「來。」只見軍卒把哪吒抬來，放在丹墀下。鄧九公問曰：「如何這等拿法？」土行孫曰：「各有秘傳。」鄧九公想一想，意欲斬首，但思：「奉詔征西，今獲大將，解往朝歌，使天子裁決，更尊天子之威，亦顯邊戍元戎之勇。」傳令：「把哪吒拘於後營。」令軍政司上土行孫首功。營中治酒慶功。

且說報馬進相府，報說哪吒被擒一事。子牙驚問報馬：「如何擒去？」掠陣官啟曰：「只見一道金光，就平空的拿去了。」子牙沉吟：「又是甚麼異人來了？」心下鬱鬱不樂。次日，報：「土行孫請戰。」子牙曰：「何人會土行孫？」階下黃天化應聲而出：「願往。」子牙許之。天化上了玉麒麟，出城看土行孫，大喝曰：「你這縮頭畜生，焉敢傷吾道兄！」手中鎚分頂門打來。土行孫寶鐵棍左右來迎。鎚打棍，寒風凜凜；棍迸鎚，殺氣騰騰。戰未及數合，土行孫盜了懼留孫師父網仙繩，在這裏亂拿人，不知好歹，又祭起網仙繩，將黃天化拿了；如哪吒一樣，也拘在後營。哪吒一見黃天化也如此拿將進來，就把黃天化激得三尸神暴跳，大呼曰：「吾等不幸，又遭如此陷身！」哪吒曰：「師兄不必著急。命該絕地，急也無用；命若該生，且自寧耐。」話說子牙又聞得拿了黃天化，子牙大驚，心下不樂。相府兩邊亂騰騰的議論。不表。

且言土行孫得了兩功，鄧元帥治酒慶賀，夜飲至二更，土行孫酒後狂談，自恃道術，誇張曰：「元帥若早用末將，子牙已擒，武王早縛，成功多時矣。」鄧九公見土行孫連勝兩陣，擒拿二將，故此深信其言。酒至三更，眾將各回寢帳。獨土行孫還吃酒。九公失言曰：「土將軍，你若早破西岐，吾將弱女贅你為婿。」土行孫聽得此言，滿心歡喜，一夜躊躇不睡。且言次日鄧九公令土行孫：「早早立功，旋師奏凱，朝賀天子，共享千鍾。」土行孫領命，排開陣勢，坐名要姜子牙答話。報馬報進相府來。子牙隨即出城，眾將在兩邊，見土行孫跳躍而來，大呼曰：「姜子牙，你乃崑崙之高士，吾特來擒你，可早下馬受縛，無得使我費手。」眾將官那裏把他放在眼裏，齊聲大笑。子牙曰：「觀你形貌，不入衣冠之內，有何能，敢來擒吾？」土行孫不由分說，將鐵棍劈面打來。子牙用劍架隔，只是撈不著他。如此往來，未及三五合，土行孫祭起網仙繩，子牙怎逃此厄，網下騎來。土行孫士卒來拿，這邊將官甚多，齊奮勇衝出，一聲喊，把子牙搶進城去了。惟有楊戩在後面，看見金光一道，其光正而不邪，嘆曰：「又有些古怪！」且說眾將搶了子牙進相府，來解此繩解不開，用刀割此繩，且陷在肉裏，愈弄愈緊。子牙曰：「不可用刀割。」早已驚動武王，親自進相府來看，問相父安；看見子牙這等光景，武王垂淚言曰：「孤不知得有何罪，天子屢年征伐，竟無寧宇，民受倒懸，軍遭殺戮，將逢陷奔，如之奈何！相父今又如此受苦，使孤日夜惶悚不安！」楊戩在傍，仔細看這繩子，卻似網仙繩，自己沈吟：「必是此寶。」正慮之間，忽報：「有一道童要見丞相。」子牙道：「請進來。」原來是白鶴童子，至殿前見子牙，口稱：「師叔，老爺法牒，送符印將此繩解去。」童兒把符印在繩頭上，用手一指，那繩即時落將下來。子牙忙頓首崑崙，拜謝老師慈憫。白鶴童子回宮。不表。且說楊戩對子牙曰：「此繩是網仙繩。」子牙曰：「豈有此理！難道懼留孫反來害我，決無此說！」正疑惑之間。次日，土行孫又來請戰。楊戩應聲而出：「弟子願往。」子牙吩咐：「小心！」楊戩領上馬，提鎗出得城來。土行孫曰：「你是何人？」楊戩道：「你將何術網吾師叔？不要走！」搖鎗來取。土行孫發棍來迎。鎗棍交加。楊戩先自留心看他端的。未及五七合，土行孫祭網仙繩來拿楊戩，只見光華燦爛，楊戩已被拿了。土行孫令士卒抬著楊戩，纔到轅門，一聲響，抬塌了，吊在地下，及至看時，乃是一塊石頭。眾人大驚。土行孫親自觀見，心甚驚疑。正

沉吟不語，只見楊戩大呼曰：「好匹夫！焉敢以此術惑吾！」搖鎗來取。土行孫只得復身迎戰。兩家殺得長短不一。楊戩急把哮天犬祭在空中。土行孫看見，將身子一扭，即時不見。楊戩觀看，便駭然大驚曰：「成湯營裏若有此人，西岐必不能取勝。」凝思半晌，面有憂色。回進相府，來見子牙。看見楊戩這等面色，問其故。楊戩曰：「西岐又添一患。土行孫善有地行之術，奈何！這到不可不防。這事是件沒有遮攔的。若是他暗進城來，怎能準備！」子牙曰：「有這樣事！」楊戩曰：「他前日拿師叔，據弟子看，定是網仙繩。今日弟子被他網著，我留心著意，仔細定睛，還是網仙繩，分毫不差。待弟子往夾龍山飛龍洞去探問一番，何如？」子牙曰：「此慮甚遠，且防他目下進城。」楊戩亦不敢再說。

且說土行孫回營來見鄧九公，問曰：「今日勝了何人？」土行孫把擒楊戩之事說了一遍。九公曰：「但願早破西岐，旋師奏凱，不負將軍得此大功也。」土行孫暗想：「不然今夜進城，殺了武王，誅了姜尚，眼下成功，早成姻眷，多少是好！」土行孫上帳言曰：「元帥不必憂心，末將今夜進西岐，殺了武王、姜尚，找二人首級回來，進朝報功；西岐無首，自然瓦解。」九公曰：「怎得入城？」土行孫曰：「昔日吾師傳我有地行之術，可行千里。如進城，有何難事？」鄧九公大喜，治酒與土將軍賀功，晚間

進西岐，行刺武王、子牙。不表。

且言子牙在府，慮土行孫之事；忽然一陣怪風刮來，甚是利害。怎見得，有讚為證：

浙浙蕭蕭，飄飄蕩蕩。浙浙蕭蕭飛落葉，飄飄蕩蕩捲浮雲。松柏遭摧折，波濤盡攪渾。山鳥難棲，海魚顛倒。東西舖閣，難保門窗脫落；前後屋舍，怎分戶牖傾敝。真是：無蹤無影驚人膽，助怪藏妖出洞門。

子牙在銀安殿上，見大風一陣，刮得來，響一聲，把寶囊旛一折兩段。子牙大驚；忙取香案，焚香爐內，將八卦搜求吉凶。子牙鋪下金錢，便知就裏，大驚拍案曰：「不好！」命左右：「忙傳請武王駕至相府！」眾門人慌問其故。子牙曰：「楊戩之言大是有理！方纔風過甚凶，主土行孫今晚進城行刺。」命：「府前大門懸三面鏡子，大殿上懸五面鏡子，今晚眾將不要散去，俱在府內嚴備看守，須弓上弦，刀出鞘，以備不虞。」少時，諸將披執上殿。只見門官報入：「武王駕至。」子牙忙率眾將接駕至殿內，行禮畢。武王曰：「相父請孤，有何見諭？」子牙曰：「老臣今日訓練眾將六韜，特請大王筵宴。」武王大喜：「難得相父如此勤勞，孤不勝感激。只願兵戈寧息，與相父共享安康也。」子牙忙令左右安排筵宴，侍武王飲宴；只是談笑軍國重務，不敢說土行孫行刺一節。且說鄧九公飲酒至晚，時至初更。土行孫辭鄧九公、眾將，打點進西岐城。鄧九公與眾將立起，看土行孫把身子一扭，杳然無跡無蹤。鄧九公撫掌大笑曰：「天子洪福，又有這等高人輔國，何愁禍亂不平！」且說土行孫進了西岐，到處找尋。來至子牙相府，只見眾將弓上弦，刀出鞘，侍立兩傍。土行孫在下面立等，不得其便，只得伺候。且說楊戩上殿來，對子牙悄悄道了幾句；子牙許之。子牙先把武王安在密室，著四將保駕。子牙自坐殿上，運用元神，保護自己。不提。且言土行孫在下面久等，不能下手，心中焦躁起來，自思：「也罷！我且往宮裏殺了武王，再來殺姜子牙不遲。」土行孫離了相府，來尋皇城，未走數步，忽然一派笙簧之音，猛抬頭看時，已是宮內。只見武王同嬪妃奏樂飲宴。土行孫見了大喜。正所謂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。

話說土行孫喜不自勝，輕輕視在底下等候。只見武王曰：「且止音樂。況今兵臨城下，軍民離亂，收了筵席，且回宮安寢。」兩邊宮人隨駕入宮。武王命眾宮人各散，自同宮妃解衣安寢；不一時，已有鼻息之聲。土行孫把身子鑽將上來，此時紅燈未滅，舉室通明。行孫提刀在手，上了龍床，揭起帳幔，搭上金鈎，——武王合眼朦朧，酣然熟睡——土行孫只一刀，把武王割下頭來，往床下一擲。只見宮妃尚閉目，鼾睡不醒。土行孫看見妃子臉似桃花，異香撲鼻，不覺動了慾心，乃大喝一聲：「你是何人，兀自熟睡？」那女子醒來，驚問曰：「汝是何人，夤夜至此？」土行孫曰：「吾非別人，乃成湯營中先行官土行孫是也。武王已被吾所殺。爾欲生乎，欲死乎？」宮妃曰：「我乃女流，害之無益，可憐赦妾一命，其恩非淺。若不棄賤妾貌醜，收為婢妾，得侍將軍左右，銘德五內，不敢有忘。」土行孫原是一位神祇，怎忘愛慾，心中大喜：「也罷，若是你心中情願，與我暫效魚水之歡，我便赦你。」女子聽說，滿面堆下笑來，百般應諾。土行孫不覺情逸，隨解衣上床，往被裏一鑽，神魂飄蕩，用手正欲抱攬女子，只見那女人雙手反把土行孫攬住一束，土行孫氣兒也歎不過來，叫道：「美人，略鬆著些！」那女子大喝一聲：「好匹夫！你把吾當誰！」叫左右：「拿住了土行孫！」三軍吶喊，鑼鼓齊鳴。土行孫及至看時，原來是楊戩。土行孫赤條條的，不能展掙，已被楊戩擒住。——此是楊戩智擒土行孫。——楊戩將土行孫夾著走，不放他沿著地，若是沿著地，他就走了。土行孫自己不好看相，只是閉著眼。且說子牙在銀安殿，只聞金鼓大作，殺聲振地，問左右：「那裏殺聲？」只見門官報進相府：「啟丞相：楊戩智擒了土行孫。」子牙大喜。楊戩夾著土行孫在府前聽令。子牙傳令：「進來。」楊戩把土行孫赤條條的夾到簷前來。子牙一見，便問楊戩曰：「拿將成功，這是如何光景？」楊戩夾著土行孫答曰：「這人善能地行之術，若放了他，沿了地就走了。」子牙傳令：「拿去斬了！」楊戩領令，方出府；子牙批行刑箭出。楊戩方轉換手來用刀，土行孫往下一掙，楊戩急搶時，土行孫沿土去了。楊戩面面相覷，來回子牙曰：「弟子只因換手斬他，被他掙脫，沿土去了。」子牙聽說，默然不語。此時丞相府吵嚷一夜。不表。且說土行孫得生，回至內營，悄悄的換了衣裳，來至營門聽令。鄧九公傳令：「令來。」土行孫至帳前。鄧九公問曰：「將軍昨晚至西岐，功業如何？」土行孫曰：「子牙防守嚴緊，分毫不能下手，故此守至天空白回。」

鄧九公不知所以原故，也自罷了。且說楊戩上殿，來見子牙曰：「弟子往仙山洞府，訪問土行孫是如何出處，將緇仙繩問個下落。」子牙曰：「你此去，又恐土行孫行刺；你不可遲誤，事機要緊！」楊戩曰：「弟子知道。」楊戩領令，離了西岐，往夾龍山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